

# 橘

文苑



责编/张辉东  
首席美编/王斌 校对/谈梁

## 上堡札记

袁道一

应故人邀约，驱车往访上堡。甫出高速，山色扑面而来。青峰叠翠，碧水环流，三五人家散落山坳，宛若谁信手撒落的一把米粒，径自生根发芽，成就了这一方世外桃源。

行至堡前，但见左侧梯田层叠，自山腰迤迤而下，直铺展至另一山脚。新禾长成，翠浪翻涌，田间点缀数座小木屋，不知作何用处，倒平添几分野趣。右侧石径蜿蜒，一溪清流自山间泻玉而出，冷冷水声伴着凉意，霎时洗净尘嚣。溪水清可见底，卵石历历，游鱼倏忽往来，恍若凌空而舞。溪畔有妇人洗衣，木杵声声，在山谷间荡出回响，竟分不清是杵声先起，还是回声相随。

沿溪而行，屋舍多取木构，黑瓦覆顶，飞檐如翼。老屋木柱经岁月打磨，泛着温润光泽。近年旅游渐盛，间有新筑，幸得修旧如旧，未失古意。

所谓上堡古田，实为湘西西南一朴素村落。借宿杨姓人家，女主年约四十，笑靥如春，厨艺尤精。晚间纳凉时，友人娓娓道古：五百年前，侗王李天保据此险峻山地，建小朝廷与明室分庭抗礼。虽最终兵败，然传奇不灭，化作乡谈，代代相传。夜访后山“金盏殿”遗址，但见灯火璀璨，已为民宿。游人或饮酒，或高歌，或独对凉风，各得其所。

然上堡最美，还在其夜。日沉西山，群峰化作墨色剪影，天宇却愈显澄澈。星子如筛，银河泻影，虫声唧唧间杂犬吠，反添静意。久居樊笼的我们，仰见如此星空，莫不惊叹。恍惚间，似见康德所言“天上星空与心中道德律”在此交相辉映。

风雨桥横跨溪上，虽不甚宏伟，却有顶有栏，可蔽风雨。桥头明代古碑，字迹漫漶，细辨方知年代。圩日乡民在此交易，山货药材杂陈，别有生趣。问及古事，老农笑答：“老辈传说，侗王当年正是从此桥经过，往后山点兵。”独坐桥头，听溪声潺湲，恍见历史如流水，不舍昼夜。

居停数日，渐识堡中节奏。生活如溪水般从容，人们依山顺时，知每座山峦之名，每道溪流之性，每棵古树之年。此间学问，非书斋可得，乃是用脚步丈量，以手心触摸而来。上堡实为一座富矿，历史人文，值得深掘。

世间风景，有宏大壮观令人惊叹者，有幽清淡远使人安宁者。上堡当属后者，曾奋力抗争，终归平静，如一位隐士，静候知音，共品山深岁永，同享清凉之境。

山水走笔

## 松林里的小屋

潘文

阳光，是松针筛下来的。它从高处的枝杈间漏下，在松软的腐殖土上投下影子。那些影子是活的，随着风微微晃动。它们时而交织在一起，时而又各自散开，像是一群古怪的小精灵。我站在林间小径上，鞋底下踩着厚厚的松针。每走一步，细微的“沙沙”声就冒出来。

这些声响使松林更加寂静。正是这种寂静，让空气里浮动的气息显得那么真切：有松脂的微苦与泥土的湿润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、属于某种野花的甜香——那是几株不知名的灌木，正悄悄在树影里开着细碎的白花。

外婆家的后山，也有一片松林。那些松树更高，树皮更糙，林子更密。我常常钻进去捉迷藏，松针扎得脚心发痒，树皮也会把小手刮得生疼，但我们仍乐此不疲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躲在一棵老松树后面，等着小伙伴来找。等了很久，都没见半个人影——原来他们早就结伴回去了。

我还记得那一刻的沮丧，还有突如其来的害怕。我想放声大哭，可是又不敢。想离开，脚下却像灌了铅般沉重，迈不开半分。忽然间，我听到外婆在唤我名字。她的声音穿过松林，忽远忽近，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暖意。我立刻释然，恐惧瞬间消散。

那时的阳光也是这样，斜斜地照进来，把整个松林都染成金黄。风过处，沙沙作响，仿佛整片山林都在温柔低语。如今，我也常常会想起那个场景。总是在不经意间，那种熟悉的、带着松脂味的阳光，就会突然从记忆深处浮上来。

站在林子里遐想，轻抚着粗糙的树皮，仿佛又听见外婆柔声的呼唤。那些被时光封存得细碎温暖，在心底静静发光。

视线穿过一株株挺拔的松干，我看到一座半隐半现的小木屋。它的屋顶铺着茅草，边缘有些地方已经微微卷起，屋子的墙体也是松木垒成的，颜色比屋顶的更深些。就像是大地深处长出来的，如同山峦覆着的植被般。

我立刻兴奋起来，朝着屋子匆匆而去。穿过密密的林子，脚下的“软毯”发出一串串窸窸窣窣的声响。两只松鼠从眼前的枝头窜过，拖着蓬松的尾巴消失在树影里。很快，那座熟悉的小木屋便完整地出现在眼前。

最先看到的是几条翠绿的藤蔓，它们从屋檐蜿蜒而下。有了它们不经意的点缀，屋子原本生硬的轮廓便多了几分柔和。阳光斜斜地照在木墙上，把那些木节、节疤甚至一道道浅浅的刻痕，都清晰地勾勒出来。那些刻痕有的是歪歪扭扭的小图案，有的是线条，深浅不一。有只小瓢虫从木缝里爬出来，顺着木纹悠悠地走，影子被拉得很长。



图虫供图

## 双峰三叠(组诗)

梁尔源

### 富厚堂题句

一座青砖黑瓦古宅  
在巨人的丹田上静卧  
就像一个历史的消音器  
收纳着伫立城头的  
仰天长啸  
消弭了万里沙场的  
金戈铁马  
御赐的那些光环  
不曾化为彩虹  
而用柴米油盐茶  
喂养的家风  
却吹出了满天星斗  
藏书楼叠叠家因底气  
典籍中存蓄着无量家财  
踏上书楼的木梯  
就好像进入  
半部近代史的扉页  
五千年的香火  
熏陶出刚直脊梁  
繁体字垒砌的字里行间  
流淌着华夏神韵  
大门外的那泓静水  
像一面人间的镜子  
狂风暴雨过后  
仍显得那么平静  
倒影中  
青山在正衣冠  
蓝天在悟得失

### 光甲堂的摇篮曲

一百多年前光甲堂  
已不是旧时光的囚笼  
豪气卸去了温婉  
宏阔撑开襁褓  
敬奠湖女侠  
用刚毅为玫瑰妆容  
裹脚布甩出湘水中帼  
女儿经里重塑母系之魂  
用黄河长江两泓乳汁  
哺育出大地赤子  
接着浦江来的那声啼哭  
在古宅厢房中扩音出  
醒世的仰天长啸  
将外婆桥下的月光  
摇晃出卢瓦尔河畔的满天星斗  
以忧天下之胸境构想  
一个家的辽阔  
倾黎民之呻吟定调  
一只雄鸡的晨鸣  
激情的血性流水  
澎湃出一簇时代的浪花  
走进这幢不改旧颜的砖瓦  
那经天纬地的母爱  
天地间的摇篮曲  
一直在时光中回响

### 双峰媳妇

一根天地红线  
将鉴湖的清丽与荷叶之俊俏牵手  
温婉的会稽缠绕着刚直的紫云  
嫁妆藏着满腹经纶  
伴嫁化身利剑柄长缨  
嚼诗谈，抚琴棋  
庭堂聚“三杰”  
护女权，匡时政  
绣房怀天地  
湘中热血澎湃着怀春淑女  
玉体香彩附上壮烈湘魂  
伴郎君北上  
在紫禁城下深谙时局  
怀揣救国抱负  
舍君弃家  
渡东瀛求索  
结同志，举义旗  
惊雷动皖浙  
担道义，死不惧  
血洒轩亭口  
一百多年过去了  
鉴湖的水仍波泛彩虹  
每当双峰梦见自家的媳妇  
夫家的映山红啊  
刹那间  
开得漫山遍野

(\*注：当时被誉为“潇湘三女杰”的有：秋瑾、唐群英、葛健豪)

萧相诗会

## 从边地出发 向中心挺进

——“非典型”批评家周明全印象

易文中

上天要眷顾一个人，往往先把巨大的苦难加在他身上，使他受尽磨难，直等他战胜了所有苦难，再将那巨大的荣耀一点点施予他。上天的本性就是这样。

初识周明全，看他长发飘飘、烟不离手、洒脱不羁的样子，让我立马想起了黄永玉的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。“浪荡汉子”无疑是黄永玉先生的自况与自许，但若把这个比喻用到明全身上，也至为恰当，因为两个人的出身、经历、气质太相似了。交往多了，慢慢发现明全是内心柔软的人，他身上充盈着昂扬质直的生命的力量——有光、有爱、有血气、有灵魂！他最近出版的《成为批评家》一书，就是其为人文最真实的注脚和写照。一口气读完后，最真切也最致命的感受是两个：一是自己原来竟浪费了大把时光在无价值的事情上，二是自己原来竟如此鄙陋浅薄。愧悔交加之下，只好把明全的书一本本找过来，再一本本读过去，一番生活活剥之后，虽然还是消化不良，到底有了些许心得，尤其对于考察明全的学术源流和发展脉络，建立对明全其人其学的整体印象帮助甚大。

作为起于边地云南沾益的明全，十余年间，以勇猛精进之姿，从斜刺里杀出来，挺枪跃马，直奔文学批评中心战场，成长为“80后”批评家阵营里一员猛将。不夸张地说，这些年来，明全以其鲜明的价值取向、宏阔的历史眼光、独到的研究视角，不断开辟文学批评的新疆域、新境界，为新时代文学批评做出了不少原创性贡献。比如，他率先提出“中国小说”的概念，指出中国小说只有植根传统，从古典小说中汲取养分，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面目，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，并明确提出中国好小说的六个标准，起到了振聋发聩、振衰起弊的作用。又比如，他率先关注“80后”批评家群体，策划出版《“80后”批评家文丛》，为这个群体的迅速崛起准备了舆论、抢得了先机。还比如，他创造性推出“批评家访谈”这一新范式，变沉闷呆板为鲜活生动，不仅蹚出了一条文学批评的新路，也为后人研究批评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此类思想创见和路径探索，在明全的书里俯拾即是，令人如入宝山，目不暇接。

那么，明全这些探索和创见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愚以为，主要来自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，概括起来就是三个“大”：一是大视野。这首先源于他的大历史观，因为洞

文艺零谈

## 最是腊月年味浓

马珂

腊月，就像一道耀眼的光，为平凡的日子镀上了一层幸福的金边，让人真切地触摸到“家”的质感与“年”的分量。

琐碎的忙碌里蕴藏着最扎实的幸福。熏制腊味是腊月里历史悠久的传统习俗。腊月作为岁末时节，古人常在此时举行“腊祭”等民俗活动辞旧迎新、报岁丰收。腊制品的熏制成为年味的重要象征。

往往在冬至过后，乡村就开始杀猪宰鸭，将鸡鸭鱼肉过一遍高度白酒沥干，再将食盐、花椒、五香粉及八角一同下锅炒香盛在盆里，然后均匀地抹在食材上入缸腌制。十来天后出缸，逐一在室外风干表层水分，移入灶房挂上熏架，以青冈木或柏树枝等作为燃料慢火烟熏，提升香气。湖南偏好使用茶叶、谷壳、花生壳、橘子皮、柚子皮、干玉米棒子等做燃料，使腊制品形成多样风味。整个腊月，空气中都弥漫着熏制腊味的独特香气。这种习俗不仅是食物的长久保存方式，更承载了人们对新年的期盼和浓厚的文化记忆。

山里人有个习惯，把好东西都攒起来留待年三十食用。年货基本上由自己动手制作。晒糖糕、酿米酒、打耙粑、蒸年糕、炒花生、炸酥肉、做豆腐、写春联等，开心的事儿一件接着一件，将整个腊月排得满满当当。

孩子们最乐意的是跟大人去赶集，买回自己喜爱的玩具、鞭炮等。丰年里，长辈还会扯回一些布匹，请裁缝上门给一家人缝制新衣新裤。奶奶八十高龄那年，父亲不仅给她做了崭新的棉衣棉裤，还请来弹匠，在厢房里给奶奶弹制了两床新棉被。“蹦蹦——嗤——”，老弹匠弯着腰，胸前吊一把木质大弯弓，一手持弓，一手拿槌，不停在棉花中上下翻弹，发出三短一长的声音。从窗棂处投射进来的阳光形成光柱，光柱中有洁白的飞絮和浑浊的粉尘。

在湘西老家，炒炒米、炸糖糕、打耙粑和做豆腐，都是腊月里的大事。炒米和糖糕是一种传统的糯米零食，其制作方法融合了浸泡、蒸制、染色和阴干等步骤，炒米用沙粒炒制，糖糕使用油炸。目的是使其膨胀酥脆。炒好的炒米口感香脆，米粒膨

蓦然回首

